

※何定生教授紀念專輯※

何定生教授——恩師和啟蒙者

張兆安*

一、春風化雨

一九六一年初秋。一群群還不到二十歲的年輕學子，一大早就湧進臺大校總區，一進大門左手灰色簡陋的臨時教室三（現該建築早已拆除，重建為農業推廣展覽館）。對我們這些剛考進大學的大孩子言，真像鄉下人進城，開始我們臺大的第一堂課——「大一國文」。

準時八點正，何定生教授不慌不忙地走到講臺中央。那時他纔五十歲，但看上去去年長一些，雙目炯炯有神，好像能把人看透似的，身材中等偏瘦，聲音中氣十足，談吐大方，臺風極佳。他有一頭黑白相間的花髮，燦爛的笑容，紳士般溫柔典雅的態度，說話北京腔中稍帶潮汕口音，聲音特別動聽。大一上學期他教「《史記》讀本」，下學期「《左傳》讀本」，總是深入淺出，諄諄善誘，談笑風生，引人入勝，第一堂課下來，就博得同學們的好評。一年之內，我們對古代文學的瞭解和珍賞都加深了。又因他擅長表演，這些在《史記》、《左傳》裏的人物都活生生呈現在我們眼前。他從不點名，但課堂裏兩百多個座位，向來都是座無虛席（除醫科學生外，還有其他學系，也同上他的課）。

何教授是一九三〇年代初北平燕京大學畢業。他讓我們終於嚐到學術自由的氣氛，好像只要不影響教課進度，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。他也常以時事、新聞人物為題材，發表短評，這些對我們人格培養，都大有助益。最有趣的是，因他受過聲樂訓練，每學期總有一兩次，他唱歌劇給我們聽，這使許多同學終身難忘。有幾次課上了一段落，他就說了：「親愛的同學們，把門窗關上，讓我唱歌給你們

* 張兆安，何定生教授「大一國文」的學生，國立臺灣大學醫科畢業，專業醫師，已退休。

聽。」我們也和他配合得很好，把桌椅重新排列後，他即在當中唱起歌來。他是很好的男高音，音色極佳，聲音洪亮，很引得同學們的共鳴和掌聲，記得有次他唱的是古諾歌劇《浮士德》中的一段。這樣無形中師生之間的許多互動，彼此距離就不存在了。

此外，何教授對我人格培養上，有以下的深遠影響。（一）誠實：他常說古籍中顯示中國古代人不遮掩自己的短處；不美化自己的缺點。反而在眾人面前承認之，冀能改過。（二）認真：他治學十分認真。常說到胡適之先生替《國語日報》題字，這四個字中「日」字寫得比其他三字小些，這是有原因的。「日」字由象形來，應寫得小一點，好為四周照射出的光芒留下空間。又說到對於計算晝夜的順序，古籍上都說「夜以繼日」，先有黑夜再有白晝。這與《聖經·創世記》第一章完全相同。（三）擇善固執：他常勉勵我們，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；要「在荊棘人生中掉臂遊行」。加上他維妙維肖的表演，使我們感受深刻。（四）人要大，要愛人、容人，儘量給人機會，就好像《史記》裏孟嘗君一樣。特別這一點，一直影響我對人的態度。

二、靈性的啓蒙者

考上臺大醫學院醫科的第一年，校方將我們的學程定為「醫預科」，這一年對我一生有決定性的影響。學校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師資，使我們在全方位人格的培養上奠定良好的基礎，俾能訓練出一流的醫師。在這一年中，理學院長施拱星教授、動物系主任王友燮教授、植物系主任楊寶瑜教授、外文系教授虞爾昌先生都教過我們。但對我個人而言，影響最深關係最親的人，還是「大一國文」老師，國學大師和《詩經》權威何定生教授。

一如上述，何教授能和學生們打成一片，認真地盡到了傳道、授業和解惑的責任。他還一學期兩次，要我們寫作文，一方面提高我們寫作能力，一方面也增進師生間的溝通，達到他誨人不倦的目的。作文限兩天交卷，他一一閱讀批改，評分後在課堂上發布作文前三名的姓名，並且讓他們站起來，接受全班熱烈的鼓掌稱祝，在兩百多位同學中間，這是很大的鼓勵。我前幾次都沒有份兒，但大一下學期最後一次作文，不料也得到了這份殊榮。

這裏要說一點，我的背景和心路歷程。我自小生長在書香世家，家父張象賢先

生是成功大學機械系的資深教授，一向灌輸我「不為良相便為良醫」的思想。

（一）自十歲起，就立志將來要學醫，俾能解決病人的痛苦。特別對大自然和生物的興趣尤其高，因此對生命和宇宙的奧秘，開始充滿探討的渴望。看看這宇宙，大到天體，小到原子、分子的結構，使我感覺太奇妙，太有規律了！自然界裏的小蟲、小魚、小花、小草也都太神奇、太奧秘了！我直覺地感受一定有位造物主，而祂一定是宇宙的中心，管理並推動萬物。我如果找不著祂，與祂有親密的關係，我人生可能白忙一趟，毫無意義！（二）到高中畢業為止，功課都相當好，在班上總是名列前茅。但在做人和品德上，卻屢屢讓自己失望痛苦，簡單說：「我所願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願意的惡，我倒去做。」書架上有好多書來路不明。這樣，我將來怎能成為服務人群的良醫？或我只是成為一個唯利是圖的庸醫？雖然不曾犯過大罪，但這些不大不小的過錯，卻在我心理造成傷害，形成良心上斑斑的汗點。

在聯考的幾個月裏，我盡力想去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，但似乎找不到什麼頭緒，只好閱讀一些人生哲學的書，探訪寺廟和教堂，參加基督徒的聚會。尤其一位同是臺南一中畢業的蘇文博，他為人很熱心，了解我的問題之後，甚至教我他稱之為「屬靈的實驗」禱告，我良心上的汗點，竟因此一洗而空，這對我真是太好了，當時是一九六一年的秋天，也就是我剛上大學時的事，因此我一直很感謝他。其後的一年，我成了熱心的基督徒，對傳福音也不遺餘力，傳福音以外的時間則認真讀書，課業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，我真是自得其樂。雖然這是好的開始，但幾個月下來內心深處對生命仍覺迷惑，什麼是永遠的生命呢？就在這迷惘的情形下，偏偏何教授在「大一國文」有第四篇作文，也是最後一次作文的題目是「說幾句你想說的話」，這是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事。於是我大膽地用繳交作文的機會，講說我這將近一年的經歷與迷惘。作文交上去一週後，何教授把批閱過的文稿交還給我們，這次寫得最出色的三名同學中，竟然也有我的名字！真是不可思議，會不會弄錯了？在全班同學的掌聲中，我很不好意思又覺得不可能地慢慢站了起來，接受大家的鼓勵。本來覺得可能要挨罵的，那知竟得了老師認為是佳作的稱許。

當天下課後，同學們都在走廊下聊天。我到今天還能記得，何老師推著他的腳踏車經過，他清瘦的身影在我旁邊站住：「張同學是吧？你什麼時候有空，到舍下用個便飯？」他微笑地問我，當時我真愣住了，只顧忙著點頭答應，真體會到「受寵若驚」四個字的意義。過了幾天，上午十時，我到了何教授在溫州街臺大宿舍的家中，坐在好像圖書館一樣、充滿線裝書的客廳裏，我真像作夢的人一般。他老人

家請我來幹嘛？我又不是中文系的同學，更沒有他年少時的聰穎。還有，我這十八歲的大孩子，能說些什麼好呢？我在那裏真是忐忑不安。何老師終於開門見山地說話了，這些話我終生不忘。「張同學，信主耶穌是件奧祕的事。人被看不見的神吸引了，進到和他所看不見之神的愛情故事裏」。我放心了，他對《聖經》真有獨到的認識和經歷！那天只有我們兩人在家，何老師還親自下廚，弄了幾道可口的小菜，他動作很快，又讓我在一旁幫忙。那天談得不少，主要談的一個重點，就是屬靈的生命。他又介紹給我臺灣福音書房出版的倪柝聲和李常受的書籍，這些書對我後來有莫大的幫助。從此以後，我和幾位同學成了何老師家的常客，這樣有好幾年的時間。何老師還把我介紹給臺北市教會第三會所，我終於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受浸，心中充滿喜樂，何老師對我的開啟是全面性的，也是最豐富的給予。

三、長期的關懷

何老師對我的關懷，一直持續到我們分手的日子，何師母也一直照顧我，我和他們的大兒子何光慈很熟。一九六八年何老師不幸患了胰臟癌，於一九七〇年被主接去，我真懷念這位如此照顧我的恩師！

一九六八年我從臺大醫科畢業，後來在美國學習、行醫，其間有三十年之久，也曾南加大、北大和臺大教過書。一九九九年放下職業，全時間在教會服務，這些都與何老師對我的幫助關係很大，感謝何老師！（2010/01/09）